

General
Education

現代 小品

王壽南◎主編

鄭明嫻◎著



現代小品

鄭 明 姍 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家文學博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文系所教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代小品 / 鄭明嫻著.--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2004[民 93]
面 ; 公分
ISBN 957-11-3462-7 (平裝)

835

92019850

1XS5

現代小品

作 者 鄭明嫻(385.3)
編 輯 唐坤慧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 刷 2004 年 3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250 元

有著作權・請予尊重

目 次

第一篇 現代散文與小品文	001
--------------------	-----

第二篇 現代小品十二家	015
-------------------	-----

第一章 魯迅小品	017
----------------	-----

〈秋夜〉欣賞	029
--------------	-----

〈好的故事〉欣賞	034
----------------	-----

第二章 朱自清小品	039
-----------------	-----

〈背影〉欣賞	047
--------------	-----

〈歌聲〉欣賞	053
--------------	-----

第三章 廬隱小品	057
----------------	-----

〈夏的歌頌〉欣賞	066
----------------	-----

〈寄異雲〉欣賞	069
---------------	-----

第四章 陸蠡小品	073
----------------	-----

〈紅豆〉欣賞	076
--------------	-----

〈春野〉欣賞	081
--------------	-----

第五章 蕭紅小品	085
----------------	-----

〈他的上唇掛霜了〉欣賞	089
-------------------	-----

〈餓〉欣賞	093
-------------	-----

第六章	琦君小品	101
	〈第一雙高跟鞋〉欣賞	103
	〈髻〉欣賞	107
第七章	王鼎鈞小品	115
	〈楔子——所謂我〉欣賞	119
	〈明滅〉欣賞	123
第八章	司馬中原小品	129
	〈黑陶〉欣賞	135
	〈歷史的配樂者——馬群〉欣賞	138
第九章	梁放小品	143
	〈一盞風燈〉欣賞	146
	〈柏特力克〉欣賞	153
第十章	張啟疆小品	157
	〈故事〉欣賞	162
	〈鏡〉欣賞	168
第十一章	簡媜小品	175
	〈水經〉欣賞	180
	〈水經注——訣朋〉欣賞	188
第十二章	林燿德小品	191
	〈鋼鐵蝴蝶〉欣賞	196
	〈尋找雲豹〉欣賞	199

第一篇

現代散文與小品文



五四新文學運動時對於用白話寫就、文學性的散行文字，並無統一的名稱。1917年，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①中說：「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提出「文學散文」的觀念，並將「詩歌戲曲」與「小說雜文」相對，可見這時劉氏的觀點「小說」還在「散文」的範疇之內，他的「散文」定義是與韻文對立的大文類。1918年12月，傅斯年在〈怎樣做白話文？〉^②針對白話散文的寫作立言，認為散文是與小說、詩歌、戲劇並列的文類。

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刊發表〈美文〉，他認為：

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裡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裡最為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狄遜、蘭姆、歐文、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爾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裡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裡，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什麼不去試試呢？^③

周氏提出的「美文」很強調散文的藝術性。1922年3月，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篇末談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④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

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啟明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胡適把周作人提倡的散文稱為「小品散文」，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正統小品文。

1923年6月21日，王統照在《晨報》副刊的〈純散文〉^⑤一文，把「純散文」和小說、詩並列為三大文類。1926年3月10日胡夢華在《小說月報》十七卷三號發表〈絮語散文〉則引介法國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英國培根（Francis Bacon）等的絮語散文（Familiar essay）為小品文定位。朱自清在1928年7月《文學週報》345期〈論中國現代的小品散文〉^⑥則以「小品散文」稱之。

不論是「散文」還是「小品文」，其名稱都來自中國古代，且中國傳統文學中也都有現成的佳作。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及王應麟《辭學指南》把不押韻、不排偶的文章稱為散文。漢末佛教傳入中國，其經典中的節本小篇稱為小品，跟佛經全書的大品相對。至於現代文學用「小品文」一詞，靈感可能來自晚明小品。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第一章云：

就晚明「小品」與現代「小品文」相類的地方來說，兩者都屬言志的文學，有作者個別的精神面貌，文字大都以簡潔峭拔為尚，題材則無所不包，一以表達作者之思想性情為主，風格則從容閒雅，少有慷慨激昂之態。故從外形文字方面觀察，晚明「小品」與現代「小品文」確具有若干共通之點，難怪近人往往把現代「小品文」推源於晚明「小品」，甚至將此兩名稱混淆。^⑦

散文與小品文究竟有沒有分別？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導言中說：

散文的第一消極條件，既是無韻不駢的文字排列，那麼自然散文小說，對白戲劇（除詩劇以外的劇本）以及無韻的散文詩之類，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國文學論裡有 Prose Fiction, Prose Poem 等名目。可是我們一般在現代中國平常所用的散文兩字，卻又不是這麼廣義的，似乎是專指那一種既不是小說，又不是戲劇的散文而言。近來有許多人說，中國現代的散文，就是指法國蒙泰紐（Montaigne）的 Essais，英國培根（Bacon）的 Essays 之類的文體而說，是新文學發達之後才興起來的一種文體，於是乎一譯再譯，反轉來又把像英國 Essays 之類的文字，稱作了小品。有時候含糊一點的人，更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個字連接在一氣，以祈這一個名字的顛撲不破，左右逢源；有幾個喜歡分析，自立門戶的人，就把長一點的文字稱作了散文，而把短一點的叫作了小品。其實這一種說法，這一種翻譯名義的苦心，都是白費的心思，中國所有的東西，又何必完全和西洋一樣？西洋所獨有的氣質文化，又那裡能完全翻譯到中國來？所以我們的散文，只能約略的說，是 Prose 的譯名，和 Essays 有些相像，係除小說，戲劇之外的一種文體。

郁達夫仍然沒有釐清散文、小品文的義界。1926年夏丏尊與劉薰宇合著的《文章作法》第六章「小品文」中界定兩者的意義時說：「從外形底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為小品文」換言



之，散文與小品文的差別只是篇幅的長短而已。

林語堂在1932年創辦小品文半月刊《論語》，接著1934年《人間世》半月刊、1935年《宇宙風》半月刊相繼創刊，都大力提倡小品文。在《人間世》創刊號發刊詞，林語堂為小品文做了義界：

蓋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洩哀情，可以摹繪人情，
可以形容世故，可以劄記瑣屑，可以談天說地，本無範圍，
特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與各體別，西方文學所謂
個人筆調是也。

以上提示小品文的內容是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所不包，這個沒有範圍的範圍在其他文類其實也同樣適用。但林語堂在〈小品文遺緒〉中又說小品文「無關社會學意識形態鳥事，亦不關興國亡國鳥事」其本意是為了強調小品文不必忌諱小事，但是他的說法可能讓學習者誤會而專注於狹小的寫作範圍。林語堂又說小品文要「以自我為中心」強調的是要盡量挖掘書寫者的自我內在，但學習者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又限定了小品文的書寫半徑只在個人小我身上。此外他又強調要「以閒適為格調」，很容易使追慕者狹窄了小品文的寫作風格。

林語堂在《人間世》半月刊第四期〈說小品文半月刊〉上說：「（小品文）言其小，避大也。」限定了小品文的體制，注定了小品文至多只能成為散文的一部分。所以，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雖然提倡小品文「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事不可取材，但論者以為在此流派眾作家的實際創作成果卻經常只見蒼蠅不見宇宙。

支持林語堂觀點的學者繼續延伸或者補充林語堂的定義。反對林語堂這種「否定了小品散文的社會功能」的學者作家則發展出知性感

性兼有的散文及針砭社會的雜文。由於認識上的分歧、討論上的熱烈，不僅使小品文的創作空前的活絡，相關的論述更在二、三〇年代成為當時新文學的顯學。研究小品文的專書紛紛出版，例如嚴翔的《現代小品文的作法》、陳望道編的《小品文和漫畫》、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馮三昧的《小品文作法》、石葦的《小品文十講》、錢謙吾的《語體小品文作法》……等等。

在三〇年代，學者也用心檢討小品文的成果，胡適最先提出他的看法，前引《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書結尾說：

（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大約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1928年朱自清在《文學週報》發表〈論中國現代的小品散文〉^⑧說：

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方面，遷流漫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耆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在檢討中國小品文成績上，朱自清此文頗受重視。之後曾孟樸也說「新文藝的成績，第一是小品文字」。在回顧歷史時，學者作家對



小品文的定義仍然寬窄不一，有時包括雜文，又時回到散文的義界。這個現象可以說明小品文本身要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文類，是有其先天與後天的限制。以魯迅為主主張小品文要關懷國運民生、小品文要如匕首投槍對付社會公害，循此發展出來的雜文，完全脫離所謂的正統小品文，成為一支強勁的隊伍，光輝了現代散文的歷史。

「正統小品文」的發展以個人主義為主，遠離社會議題，雖然曾經引起強烈批評，但無法阻止它的發展，不但在量上不斷的無限增漲，在質上也夾泥沙以俱下，讀者時常涇渭難辨。1949年之後的臺灣散文界仍然是正統小品文一枝獨秀，承襲著林語堂、冰心的路數，成為散文市場的主流。

回頭再檢視林語堂對小品文的定義及規範，做為他個人的寫作標準原是天經地義值得尊重，但如果想要用來做為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讓大眾追隨的目標，並成為散文創作的主流，則有必要再三斟酌。蓋小品文的形式短小，雖然說作品可以從一粒砂中看世界，畢竟有這種見識及手法的創作者不多，它先天的條件就已經限制了發展的廣度，何況推動者又強調小品文的性質不必太肅穆太嚴重、寫作乃是起於一時興會、意到筆隨順其自然……這些訴求看起來簡單，實際上都必須像蘇東坡那樣的天才文人的筆下，才能行文如萬斛泉水，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小品文可以是作家偶爾創作出來的會心之作，但不適合成為作家一生全力追求的事業。

1927年鍾敬文在〈試談小品文〉^⑨中說：

中國古來許多文人中，沒有專門做小品文做得多而且出名的。但是這類文藝花園中的異卉的作者，各時代都不斷的生產著，只是太過稀少，並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罷了。如果《莊

子》不盡是偽書的話，在戰國時，已頗有些美麗的小品文出來。漢魏六朝間，有幾篇書翰，是很當得起上頂的小品之稱。陶淵明這位避世的先生，不但在中土詩國中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他的小品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制。《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這是有口皆碑的，我們也用不著來說了，不大為人所注目，而在我覺得是特別佳妙的，是那篇《與子儼等疏》（疏或作書）。唐人如柳宗元的山水記，雖頗多客觀描寫成分，然用筆幽雋，作者個人情緒，復不自禁的流汎其間，所以也不能不說是逸品。明人於詩，有復古的趨向，而一般名士，卻另外開拓了一個抒情的散文境地，如十六家文集中，有許多真是小品的上乘，使我們讀了飄飄然欲仙的。

朱光潛的〈論小品文〉^⑩中檢視現代中文小品文的定義之後：

如果照這樣看，中國書屬於「集」部的散文可以說大部分都是小品文。從漢朝以後，中國文人大部分都在這種小品文上面做工夫。現在一般人特別推尊小品文，也可以說是沿襲中國數千年來的一種舊風尚。

小品文早已存在各個時代作家的作品中，而且迭有佳作，但文人並未視小品文為一個值得全力經營的方向，原因是有更值得的文體應該努力。到了明末，袁宏道三兄弟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小品文，成為一個浩蕩的流派，由公安綿延而至竟陵。今天回頭來看晚明小品在中國文學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前引朱光潛文章說：

我並不敢菲薄晚明小品文，但是平心而論，我實在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勝過別朝的小品文的地方，我覺得《檀弓》、《韓詩外傳》、《史記》的列傳、《世說新語》以及《漢魏叢書》裡面許多作品也各別有風趣，我尤其不相信袁中郎的雜記比得上柳子厚，書信比得上蘇東坡，我並不反對少數人特別嗜好晚明小品文，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是我反對這少數人把個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傳，使它成為瀰漫一世的風氣。無論是個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發展。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備一格固未嘗不可，但是如果以為「文章正軌」在此，恐怕要誤盡天下蒼生。專拿一個時代的風格做藝術的最高理想，這在中國也是自古有之。李夢陽、何景明之流拚命學唐詩，清末江西派詩人拚命學宋詩，他們的成績何如呢？

三〇年代小品文的危機更甚於晚明小品，1943年朱肇洛〈談小品文〉^①認為當時小品文已經走到如醫學上所謂的「極期」，他檢討小品文的成績時肯定新文學運動初期小品文的成就，不過：

後來被一般「懶惰」與「欲速」的作者把它毀壞了，有如公安派的末流，「空疏浮滑」，言之無物，毫無新意，盡成濫調。在小品文的園地裡，那清新雋永的風格，流利輕快的筆鋒，幽默的風趣與深刻的暗示力，輕意找不出來了。於是「麻醉劑」，「小擺設」，「茶餘酒店的消遣品」等等不雅聽的徽號，都加在小品文身上，甚至對於小品文作家也不敬起來，說他們「只見蒼蠅，不見宇宙」，小品文也真正到了危

機了。

前引朱光潛文章還認為中國人迷戀於小品文的創作，暴露了中國文學的一個大缺點：缺乏偉大藝術所應有的「堅持的努力」，此言又是鏗鏘有聲：

我並非說作品的價值大小，完全可以篇幅長短為準。但是拿中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相較，相差最遠的是大部頭的著作，這是無可諱言的。寫一部《紅樓夢》比寫一篇《杜秋娘傳》，寫一部《西廂記》比寫一篇《會真記》，都需要較大的「堅持的努力」，這也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中國文人沒有多創造類似《紅樓夢》、《西廂記》之類的長篇大作，原因固然很多，我以為其中之一就是太看重小品文。他們的精力大部分在小品文中消磨去了，所以不能作較大的企圖。現在我們的新興文藝剛展開翅膀作高飛遠舉的準備，我們又回到舊風尚去推尊小品文，在區區看來，竊期期以為不可。

做為一個文學標的而言，朱光潛質疑小品文有成為大宗師的機會，此話如暮鼓晨鐘，值得深思。四〇年代仍然有檢討的聲浪。1935年謝六逸在〈小品文之弊〉^⑫就說：「現在流行的小品文，大多數只做到一個「小」字，其實並沒有「品」。

1944年，李廣田〈論身邊瑣事與血雨腥風〉^⑬為小品文提出新見解：

但小品散文也有各種各樣，寫「身邊瑣事」的小品散文是一

種，寫「身外大事」（恕我隨使用一個名詞）的小品散文又是一種，於是有柔性的小品散文，也有剛性的小品散文，有閒逸的小品散文，也有強力的小品散文。前者往往是慰情的、和平的，後者往往是激發的、鼓舞的。前者往往只叫人接觸到一個生命，後者往往叫人接觸到更多的生命。

這個看法至少廣大小品文的寫作題材及風格。1943年朱肇洛〈談小品文〉^⑭重新整理小品文的定義說：

小品文是散文裡比較簡短而有特殊情趣和作風的一種。就外形方面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統稱之為小品文。它的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雖毫不受何等的限制，但須有特殊的情趣和風格。

看來，小品文要有前途，還是要回歸到散文這個文類，同時字數不能限制太短，否則還只是落得個小擺設。

在筆者的理念中，小品文是完整的散文，只不過篇幅比較短而已。這並不是創見，1935年就有這種呼聲，金滿城在〈我還是形式主義者〉^⑮說：「小品文，那不過是文藝上的一種經濟手段罷了。」小品文雖小，但必須有和寫大作品一樣的思想體系、知識基礎及文學技巧。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部分人都沒有時間閱讀大部頭的書，短小型的文章自然比較容易入口，於是坊間充斥短小輕薄可口可樂式的散文集子。我們無意否定篇幅短小作品的價值，也無心迎合世俗飲用